

莫言、王安忆、陈思和共谈文学与舞台



“我觉得作为一个剧作家，坐在舞台下面，看着自己的剧本，在舞台上由演员扮演，这种感觉还是挺幸福的。”莫言说，“未来是青年的。在校园里碰到一张张年轻的笑脸，就内心深处感觉发自内心的温暖。”

伴随一阵响亮的掌声，身穿格子衬衫、手拿帆布包的莫言，一袭黑色长裙、背着透明挎包的王安忆，与一身黑色西服的陈思和走向相辉堂舞台中央，在蓝紫色星空般梦幻的背景下落座。

5月17日晚上，相辉堂北堂座无虚席，莫言与王安忆、陈思和共谈文学与舞台。

该活动开放报名后，不到一分钟名额就被秒光，可谓“一票难求”。傍晚，蒙蒙细雨中，相辉堂前早已排起长队，参加活动的师生捧着书，怀着热忱，陆续走进会场，共赴与文学大师之约。

作为剧作家感觉挺幸福

“我面前这盆牡丹花像假花一样，开得真漂亮，不过我能闻到香气，应该是真花。”莫言的开场白让观众忍俊不禁。

2019年，莫言曾和作家余华、苏童一起参观莎士比亚旧居。站在莎士比亚的塑像前，莫言立下誓言：“我用我的后半生，要完成一个从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转变”。

“我希望将来人们说我是一个剧作家，这样的话，我就跟余华和苏童这两个小说家区别开来了。”莫言诙谐的讲述让相辉堂内洋溢着笑声。

其实，莫言对戏剧钟情已久，自称“话剧发烧友”。他整个创作生涯的起点，是一部未发表的六幕话剧《离婚》，写于上世纪70年代末。二十年后，莫言延续对话剧的热情，创作了《霸王别姬》和《我们的荆轲》两部历史题材的话剧剧本，在国内外均演出过，叫好又叫座。

“我觉得作为一个剧作家，坐在舞台下面，看着自己的剧本，在舞台上由演员扮演，这种感觉还是挺幸福的。”莫言从话剧中尝到了甜头，近年创作了戏曲文学剧本《锦衣》《高粱酒》等，而他融入茂腔等戏曲元素的小说《檀香刑》也被改编为歌剧。

莫言将于5月底或6月初出版的新书《鳄鱼》，也是一部话剧

剧本。14年前，他就开始构思这一剧本，“《鳄鱼》这个题材本身是具有挑战性的，但我觉得我处理的分寸还是把握得比较准确。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是，它看起来是一个反腐败题材的戏剧，但是我想它的根本还在于写人。我塑造的是一个复杂的、典型的人物形象。”莫言介绍，这部话剧打破了现实主义话剧的传统，将梦幻的乃至魔幻的一些因素融合进去，具有现代意识。

莫言的小说蜚声国际，而他的话剧也正走向世界舞台，根据长篇小说《蛙》改编的俄语话剧已于今年4月在俄罗斯首演，受到海外观众欢迎。莫言在《蛙》中创造性地采用“书信体+话剧”的特殊结构，将一部九幕话剧作为全书的结尾，采用朴素的叙述，塑造出一位乡村妇科女医生的形象，彰显对生命的人道关怀。

莫言认为，一个小说家应该也是一个剧作家，像老舍、萨特等，兼顾小说与戏剧的创作。同时，每一部好的小说里面，实际上都包含着一部甚至几部话剧。

“戏剧，尤其是话剧，我认为我们中国作家的一个必修课，我也认为，我们中国作家要改行写话剧，实际上是‘当行本色’。因为我们中国传统小说里面，看家本领是白描，用对话把人物性格写得活灵活现，这是值得发扬的传统。”

写作需要懂得人性

“我写剧本，其实是受了莫言的鼓励。”

2001年，在前往瑞典的路途中，王安忆一直听莫言讲话剧《我们的荆轲》的故事，对写话剧跃跃欲试：“莫言都在写了，我还不能写吗？”

然而迄今为止，王安忆还没有写过原创的剧本。2004年，王安忆将张爱玲小说《金锁记》改编为同名话剧，连续两稿被导演黄蜀芹打回。“话剧跟写小说不一样，写小说可以藏着掖着，让读者有趣回味。我们这个戏台上的东西，要立刻让观众有反

应，不要怕夸张。”

看了莫言的最新剧本《鳄鱼》，王安忆产生好奇：“莫言，你怎样处理舞台上‘鳄鱼’这样的动物？”莫言回答说，一种是用假的鳄鱼，“电子鳄鱼”，另一种则是演员扮演鳄鱼。王安忆赞成由演员扮演，就像英国话剧《战马》，“这就是艺术的感染力，由一种材质换成另一种材质。”

“建议最后一场由人扮，因为鳄鱼说话了。”陈思和笑着说。

莫言、王安忆与陈思和，两位当代文学举足轻重的作家与一位文学评论家，是多年的好友。三位老友在复旦重逢，把盏共话，妙语连连，轻松愉悦的氛围令师生沉浸其中。

“在中国，最勤奋的女作家是王安忆。”莫言说，王安忆写作非常勤奋，书桌很小。

王安忆说，莫言作品中的有一种“生物链”，他的世界里有好多的动物，像鳄鱼、蛙、牛、狗。“做梦经常梦到以前放过的牛”，莫言笑谈，在生活中有很多与动物相处的例子，便将这些生活经验运用于文学创作之中，像是民间传说也与动物有关。“农业社会、农村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与动物和谐共生。”

陈思和认为，莫言和王安忆两人创作的不同之处在于：莫言以前的作品多写乡村，这次写了城市生活环境中的作品；王安忆成长于城市，主要的作品场景在上海、在城市，写到乡村就格外出色。“对理论来说，这些相反的生活经验在创作当中是怎么形成的？”

“写城市也好，农村也好，最终是落实到写人性。如果你对人性的不了解，写什么都写不好。”莫言坦言，“只有了解了某一个群体的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才可以写得深入透彻。其实，现在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界限，变得逐渐模糊了。”

学生与文学大师对话

“做复旦的学生真幸福！”一位大一新生在抢到本场活动的

门票后，他的父亲给陈思和写信说了这句话。

一个半小时的对谈结束后，复旦学子纷纷举手提问。很多人早早想好并写下了问题。

“刚刚三位老师提到了这个城市与乡村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现在大多数人都是出生在城市里，在现在的文学里，我们还能怎么去处理我们和故乡之间的关系？”一位复旦中文系研究生提问。

“写你熟悉的、感兴趣的、有意义的东西。”莫言建议，锤炼语言，挖掘人物的特殊性，结合自己最强烈的、最真切的感觉，不要管乡村和城市，想往哪里写就往哪里写。

面对“选择王安忆哪篇小说进行改编”的提问，莫言选择《向西，向西，向南》。同时他打趣说，“她的小说缺少‘刀枪剑戟’的碰撞，写的都是比较绵密。所以改成电影也不会太好看。”

一位理工科男生则提问了“ChatGPT与文学创作”的热门话题，莫言说，他曾试图用ChatGPT写七律诗等，但发现ChatGPT创作没有感情、没有原创性。

作为复旦大学第十一届读书节系列活动之一，“大家谈：文学与舞台”由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语言文学系主办，在图书馆馆长陈引驰向嘉宾赠送图书馆特藏书籍的环节中落下帷幕。

未来属于青年一代

莫言与王安忆、陈思和对谈前，接受了校融媒体中心记者的采访。

莫言认为，总体来看，大学生充满活力，一代人比一代人掌握的学习技能更加成熟，学习的热情也更加高涨，掌握的知识也越来越立体。“不管在什么时代，都可以说这样一句话，未来是青年的，中国的未来是青年的，地球的未来也是青年的。”

对目前在校的和即将入学的大学生们，莫言感觉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很亲切。“在校园里碰到一张张年轻的笑脸，就内心深处感觉发自内心的温暖，很高兴，祝福他们。”

本报记者 胡慧中
本报记者 戚心茹 摄

探讨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

本报讯 5月15日，来自全国18所顶尖高中的校长、副校长齐聚复旦，共同探讨如何建立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发现、培养机制，如何加强大学中学交流，共同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出席会议，副校长徐雷主持会议。

在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早发现、早培养过程中，如何建构自主的人才培养体系，金力认为一是把握“全链条”培养，让中学及早参与人才培养；二是抓住“关键少数”的拔尖创新人才，尽可能早地发现、发掘那些在基础学科方面有天赋、有创造力、有潜能的创新人才，并给予他们充分展现天赋的机会和平台；三是推进人才选拔和培养的范式改革，为有天赋的学生营造原创、开放、包容的培养体系，为他们的兴趣和天赋开辟一条可以走通、走顺的成长之路。

中学、大学同心协力才能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全链条培养才能最大程度上发挥基础拔尖人才的天赋。过去十年，复旦在不断尝试“加长”人才培养链条：一方面，厚植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的沃土，将本硕博教育有机整合；另一方面，通过“中学学术实践基地”建设，提前发现“擅长提问题的人”、发现真正具有探索精神和原创能力的创新人才。

金力表示，复旦将结合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建设，加快推出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行动计划”，聚天下英才而育之。

本报记者 赵天润

校企合力打造生物医药产业

本报讯 5月21日，复旦大学与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浦东新区举行。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朱芝松，浦东新区副区长吴强，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常务副校长许征，扬子江药业董事长徐浩宇、党委副书记蔡伟出席活动。活动现场，许征和蔡伟代表双方签署校企战略合作协议，朱芝松、金力、徐浩宇等见证签约。朱芝松、金力、许征、吴强、徐浩宇等共同启动扬子江（上海）高端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一期项目。

据悉，扬子江药业与我校共建的“克服递药屏障高端制剂全国重点实验室”，已于今年3月获国家科技部正式批准。校企双方将进一步围绕科研创新、平台建设、人才培养、党建联建等方面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来源 / 校外合作处